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 曾熾芬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我投稿國外期刊 的經驗

當通訊主編范雲向我邀稿，希望我談一談投稿外國期刊的經驗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種經驗私下和同事談談沒問題、也很有趣，但專門寫一短文來和一群不同領域的人交流，則不免令人侷促不安。一來我雖有一些投稿經驗，但絕沒有什麼值得在同行學者面前一說再說的；二來我對近來學術評估過程中，區分國內和國外期刊，並給予如SSCI的期刊更高評價的作法，並不盡然贊成，這時寫這樣的一篇短文好像在繼續吹「投國外期刊」的號角，其實並不能反映我對這些議題更複雜的想法，不過既然范雲規劃了此一題材，我倒是希望「一石二鳥」，藉由寫出我的國外期刊投稿經驗，順便釐清我對台灣社會科學「國際化」的看法。

為什麼投稿國外期刊？

我最主要的研究領域為國際移民以及族群與經濟，目前在國外的投稿以國際移民為主，族群經濟為其次。以國際移民的研究而言，這是一個在國內社會學

界相當冷門的領域，我從博士研究以來的論文發表大多選擇在國際性的期刊發表。既然提到「國際性」這個形容詞，在此請先容我對期刊的「國際性」，提出我的看法。許多期刊的國際性是建立在讀者群以及其對學術社群的影響力兩者皆超越特定國家，但並不意味著它們廣納各國學者的研究問題和研究典範。以社會學界公認頂尖的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為例，這兩個期刊的讀者與影響力都是國際性的，但在其中刊登的論文，大部份是緊密扣合美國學術界中針對該議題的重要理論、概念、與論辯對話的，而且論文以美國社會的研究為主。當然，這是因為美國的社會學發展有非常傲人的成績，並且既然期刊就是以American為標題，以美國社會的研究發現為主，並不令人意外。

相對地，有許多期刊的國際性既是建立在讀者以及影響力的國際性，但也同時是建立在「廣納各國學者的研究問題和研究典範」上面，國際移民期刊即為

一例。雖然這些期刊的論文其研究理論與問題受美國社會科學的影響仍然較多，但因為國際移民在經驗現象上必定跨越國界，理論的討論也不以特定國家的經驗現象為主要的分析對象，所以在此領域中的幾個主要期刊如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所刊登的文章作者來自各國，題目涵蓋各國的移民現象，作者跨國合作以及跨國的資料蒐集更是常見。投稿這樣的期刊，尤其是對非西方學者有幾個好處：一來非西方的研究者不會覺得有一個或幾個主流的(往往發源於西方)研究典範，必須遵循或對話；二來論文審查過程會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參與；第三、作品出版後可以得到更多國家研究者的注意。

專門領域期刊vs.學科性期刊

我所選擇的期刊到目前為止都是專門領域期刊(specialist journal)而不是學科性期刊，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是前者以研究領域為主，論文涵蓋社會科學的各種學科觀點與研究方法；學科性期刊則以特定學科訓練與觀點為主，論文涵蓋各種研究領域。每個學科領域對投稿這兩種期刊的評價方式不盡相同，但以社會學界而言，如能在美國發行的幾個主要社會學期刊發表論文，會被視為非常高的成就。不過，我之所以偏愛投稿專門領域

期刊，是因為我研究的國際移民領域有非常好的期刊，流通範圍非常廣，為此領域學者必讀的期刊。

到目前為止，投稿專門領域期刊的經驗讓我得到許多專業上的成長，審查過程通常提供非常實質的、專業的幫助，比如一篇文章的主要論證經常會被龐雜的論述所遮掩，專業的審查者常可以幫助作者將那條主要的論證主軸抽出並予以強調。另外我也經常從審查意見中得知更多更新的文獻，以利對話的進行。

相較於投稿社會學期刊，我往往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好處：

第一，專門領域期刊的主編通常嫻熟該領域的研究觀點（當然，社會學期刊主編的專業能力都是很強的，但是對於分支領域的文獻和問題意識無法面面俱到，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決定送審過程，可以有更多的實質判斷。等到審查意見彙集之後也較能仲裁各種意見，並給作者一些關鍵性的建議，不致於讓作者搖擺在不盡相同、甚至於非常衝突的審查意見之間，不知如何修改。我自己就常碰到主編給我詳盡的綜合性意見，協助我注意各個審查意見的重點，並給予清晰的修改建議，有些主編甚至會主動詢問我手邊是否有特定的文獻，如果沒有他們願意提供。

第二，我發現我所參考的文獻以及我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想對話的理論，通常已經跨越社會學的界線，這時投稿社會學期刊未必可以得到其它社會科學學者的注意。

說完好處，我也要提一下這樣的選擇可能帶來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壞處是學科認同的問題，當我的論文不在社會學期刊刊登，社會學同行可能會問：「在什麼意義之下，你還是社會學者？」畢竟，我們平常專業活動中最主要的互動對象還是學科的同行，讓她/他們知道自已的研究仍然很重要，投稿學科期刊的好處是，學科同行知道你在作什麼。當然我也意識到這樣的問題，如果可能我還是會希望以後有機會偶而投稿社會學期刊，畢竟，能在社會學期刊刊登論文還是很重要的專業指標。不過我對專門領域的偏愛是不會改變的，當然，每位學者對這兩種類型的期刊會有不同的比例偏重。

Dream journals and new journals

專門領域期刊通常不少，我是如何做選擇呢？我通常會投稿兩種類型的期刊，第一類是特定領域中最頂尖的期刊，我把它們稱為我的dream journals，然後我就會朝思暮想、對自己發誓一定要在這些期刊發表精心傑作，將它視為個人專業生涯中的最高境界。第二類則是一些新的期刊(通常還未收錄在SSCI)，

這些期刊的創立通常反映該領域中新的研究典範，如果這些新的研究典範恰好為我所認同，那麼我會有很強烈的興趣藉由投稿論文來表達我對該研究典範的支持。舉例而言，去年我在一本global networks :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ffairs發表論文，當時我之所以選擇這本期刊，是因為該期刊以刊登研究全球化現象的論文為主，該期刊的主編Alisdair Rogers是一位經濟地理學者，他長期主張研究全球化現象不應忽略地域的重要性，此一學術主張為我所認同，我自己這幾年以來的研究也一直在這樣的典範當中發展。再舉一例，我近來對社會與經濟的新研究典範socio-economics有很大的興趣，這個典範強調超越古典經濟學和社會學長期以來的對立，著重於共同面對真實世界中經濟與社會的互動，倡導這一研究典範的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o-Economics明年將發行一本新的期刊Socio-Economic Review，主要反映這個典範所關心的學術與經驗性議題，也是我會想投稿的期刊之一。

論文出版的逍遙路

學者同行寫作的經驗大概都是「嘔心瀝血」的，從一篇論文的初稿到正式出版通常曠日費時。對我而言，一篇文章通常經歷幾個階段才會出版，首先我盡

量將初稿在適當的學術性會議先行口頭發表，這個初步的發表過程好像在「測試水溫」，測試同行學者如何看待這樣的一篇論文，理想狀況是論文發表得到高的評價，那麼意謂此論文離出版之日已經不遠。如果反應平平，回來之後就會經過一段沈澱，重新尋找定位再行出發。但不論如何，通常在我投稿之前，我會請一至二位對我的論文研究領域熟悉的學者過目，請她/他們給我最坦誠的評估。這個過程對我而言通常是最關鍵的，因為我非常經不起退稿的打擊，至今有幾篇退稿往往都是沒有經過其他人讀過、給意見的過程，匆忙投出的結果就是繳羽而歸，至今還平躺在哪裡，提不起勇氣修改再投。我現在得到一個教訓，寧願將最關鍵的批評與修改提前到正式投稿之前即已進行。

結語

許多學界同仁傾向認為國際化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壓力，視英文發表為防衛性的「因應措施」以及「生存之道」。但是，我們或許應該深入思考，國際化帶給我們學術「實質成長」的可能性，但是與此同時，制度性的學術評估也應該更重視學者在專業上的判斷。因此，我希望這篇短文傳遞了以下的訊息：選擇期刊的過程牽涉到許多「實質」的考慮，其他的選擇標準如是否為頂尖期刊

或是否屬於SSCI期刊，也只是其中一項指標。頂尖期刊保證了一定的審查品質與學術聲望，所以，好的作品儘管「向上流動、往上投籃」。但其它多種多樣、本地的、國際的期刊，與自己的關係究竟何在，則有賴每一個作者衡量一連串的問題：自己的研究如何被閱讀？被誰閱讀？希望對誰產生影響力？這個過程需要更多的考量，而絕不是SSCI與否這樣的指標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在前幾年，我甚至完全不知道SSCI為何物)。

當作者在投稿過程中將「是否會得到專業性的成長與注意」列為首要考慮時，決定投稿什麼樣的刊物，個人的選擇不盡相同。這也是我在文章一開始就提出，現在制度性評估過程中對學者投稿期刊的衡量過於僵固，並常以國際性期刊或SSCI收錄為最理想狀況的設想，會低估選擇期刊的複雜性，比如，有許多論文寫作的目的就是希望引起本地讀者的廣泛閱讀與討論，這時投稿國際期刊就不會是一項選擇，這也是我對台灣社會科學的國際化議題，最想表達的一點。